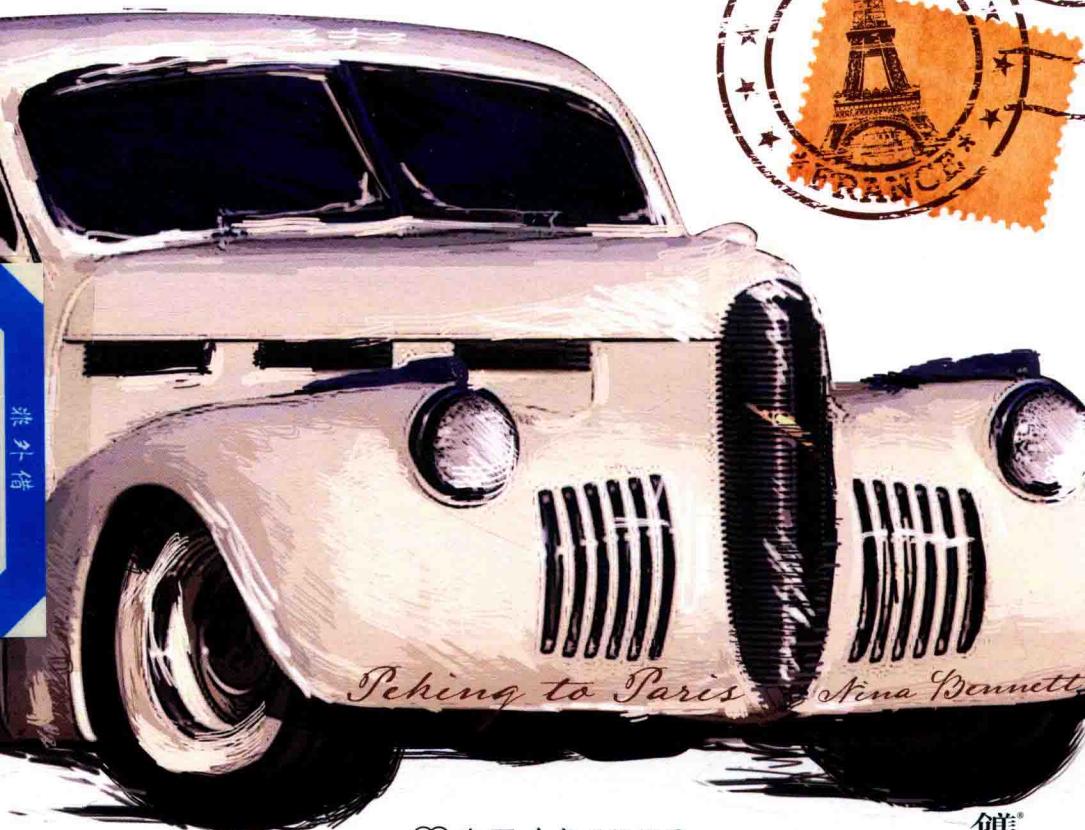


一位意志坚定的女性
一辆“状况不断”的老爷车
一路带着故事和情感前行

北京到巴黎

[美] 迪娜·班尼特 著
谢文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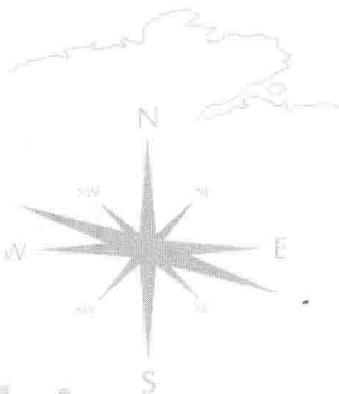
北京到巴黎



北京到巴黎

Peking to Paris

[美] 迪娜·班尼特 著
谢文英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到巴黎 / (美) 迪娜·班尼特著；谢文英译

.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5

书名原文: Peking to Paris

ISBN 978-7-5057-4060-0

I . ①北… II . ①迪… ②谢…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499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982号

Copyright © 2013 by Dina Bennet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kyhorse Publishing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书名	北京到巴黎
著者	[美] 迪娜·班尼特
译者	谢文英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9.75印张 214千字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060-0
定价	4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14

讐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看到一幅好的地图，
我的内心就会充满某种狂野的冲动。

——芙蕾雅·斯塔克



献给伯纳德



目录

CONTENTS

与灾难若即若离 I

北京：镜头一 5

法院的启示 11

我为什么同意 17

北京：镜头二 23

烧烤海狸，跨越壕沟 29

汽车的麻烦 35

我学到了什么 51

北京：镜头三 63

我交了些朋友 71

找到罗克珊娜 79

三、二、一 87

北京—长城—大同

进入中国乡村 97

四子王旗

天寒地冻 105

四子王旗

边界：一 111

二连浩特（边界）—赛音山达（蒙古）

计时赛 121

扎门乌德—赛音山达

沙尘暴 125

赛音山达

放弃金牌 133

赛音山达—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比萨饼 143

乌兰巴托

美好的一天 149

乌兰巴托—哈尔和林（Kharkorin）

事物的本质 153

没有麻烦的白天，劳神费心的夜晚 157

哈尔和林

女人做什么 165

哈尔和林—巴彦洪戈尔 (Bayanhong Hor)

马戏团大象 171

巴彦洪戈尔—阿尔泰—科布多

早间习惯 179

巴彦洪戈尔—阿尔泰

新的国家 183

科布多—巴格诺尔—西伯利亚

我们的私人天堂 189

巴格诺尔—比斯克—新西伯利亚

机修工 197

比斯克

西伯利亚的动画片 205

鄂木斯克

警方程序 215

秋明

以货易货 221

彼尔姆—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

芭蕾舞 231

莫斯科

独自出行 237

圣彼得堡

边界：二	243
圣彼得堡—塔林—里加—维尔纽斯	
与兔子赛跑	251
塔林—里加—维尔纽斯	
人与人的关系	257
里加—维尔纽斯—米科瓦伊基—格但斯克	
结束了？	263
波茨坦—科布伦次—兰斯—巴黎	
后 P2P 布鲁斯	271
尾声：我们还在那里吗？	281
驾驶人生格言	
译后记	287
附录 1	北京—巴黎拉力赛参赛车辆
附录 2	拉力赛术语

与灾难若即若离

对于参与冒险活动，我总是内心充满犹豫和矛盾，而这一心理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就有了。实际上，这也谈不上什么记忆，只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家庭传说罢了。那时，我刚学走路，手里紧紧抓着一张阿图尔·鲁本斯坦演奏肖邦夜曲的唱片。很显然，手里握着硬东西的感觉让我很有安全感，使我错误地以为自己能够直立行走了。总而言之，我才向前蹒跚了两步就意识到这个唱片在跟我开一个恶意的玩笑。我抱着唱片，不是它抱着我。幸运的是，就在我身体不稳向前扑时，我也没乱了方寸，而是镇定地把唱片抛到安全地带。不然，在摔倒的时候我就会弄碎唱片，不用说也会剥夺我的天才钢琴家妈妈最心爱的一个唱片了。但是我跌倒时并没有破坏唱片，妈妈和她的朋友们都高兴地为我鼓掌。而我非但没有哭，还开心地笑了。在那一刻，我得到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教训，那就是想象力能让我做到凭常识做不到的事情。

然而，积极和消极总是成对存在的。自从那次被唱片背叛后，遇到事情时我就总往最坏处想。总这样想，总这样想，烦恼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时刻伴随着我。假如我在海边附近游泳，那里的水很浅，

我的脚都能触到水底的沙子，我却能看到自己被波浪连续击打，灌得满嘴咸水和沙子。见到雪，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雪崩，看见自己被痛苦地幽闭在一个雪棺材里，双臂被混凝土般坚硬的雪地装夹固定住，窒息得喘不过气来。我是在磕磕碰碰中长大的，就像一直在跳着一种奇特的“恰恰舞”一样，我渴望体验所有的新奇事物，这种渴望拉着我向前走，但同时我内心深处无名的恐惧又使劲向后拽我。

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另一件事。记忆中，我正躺在放电视的房间里的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色印着淡粉和绿色花朵的被子。这是我在生病时盖的被子。上小学期间，每当我嗓子疼或感冒不能上学时，妈妈就允许我蜷伏在被窝里看电视。假如我病得不那么厉害，不需要卧床休息，我就会盘踞在沙发上，看上一整天的电视。我会先看健身教父杰克·拉兰内奇怪的健美操表演，然后是极度愚蠢的《我爱露西》电视剧，再后来是《舞动美食》里醉醺醺的美食家的烹饪教学，他一边操作着锋利的刀子一边还啧啧地喝着梅子白兰地（东欧人喝的一种烈性酒）。中午，享用过一顿温馨的鸡汤拌饭的午餐之后，我又回到沙发那里，一边喝着姜汁饮料一边欣赏最好的节目《让我们做个交易》。我发现，主持人蒙提·霍尔选拔参赛者的方式既有趣又不光彩。我知道，即使自己将来长大了，可以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也不会有那么一个钱包，把蒙提可能要求的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更别提在袋子里装上一条短裤、一把铲刀、十五把钥匙和一个煮熟的鸡蛋，而这些都是蒙提偶尔会要求的。但是一旦当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拉着长腔朝着狂喜的参赛者大喊“来吧”的时候，我也完全投入进去了，大喊着为他们加油：“选一号门！不不不！停下！选二号门！”

《让我们做个交易》这个节目让我一辈子都害怕。自那以后，我

一边不无担忧地笨拙地跳着我的“恰恰舞”，一边警惕地寻找着一丝空隙、一种可能性、一扇哪怕被打开一点点的门，这一点点空隙就足以让我把脚尖伸进去把门推开。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扇门的故事，以及在我盲目地决定穿过这扇门时所发生的一切。我想，如果你是我的话，可能会和我一样成功地完成这次旅行。当然，也很可能比我做得还好。

北京：镜头一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长时间地待在汽车里——任何一辆汽车都算上——况且我们走的地方连 GPS（全球定位系统）都不容易找到。我不太适合这个。我会晕车，我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我讨厌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事先没有足够认真地考虑，生活中我做过很多事情，遇到困难时也不知道掉头跑掉。所以，每当遇到麻烦时，我就后悔自己有这样一个性格缺陷。但当我走出困境时，就非常感谢自己能利用想象力，一次又一次说服自己进入根本就不适合自己的冒险境地。没有这种能力，接下来的事情就永远不可能发生。

我们还没有到达中国，但我已经感到一阵恐慌，害怕自己可能会迷路。对我来讲，知道如何找到路不是一般重要的技能。几天后，我们将会坐在一辆七十岁的老爷车里在长城那儿无所事事，等待着宣布比赛开始的方格旗向下挥动的那一刻。届时，我们将开启从北京到巴黎旺多姆广场七千八百英里的老爷车拉力赛之旅。我的丈夫伯纳德会开车。在以后的三十五天里，我会告诉他去哪里。

此时，我正在穿过人群，不时被来北京国际机场接站的推推搡搡

的人群碰撞。我按照妈妈教我的那样走在人群中。那时，我还是小姑娘，在纽约中央车站，我走在她后面，奋力抵抗着上下班高峰期的人群。“亲爱的，把双手放在臀部，”她用她那音乐般美妙的法国口音说道，“像这样。”她用她那修剪整齐的手把我的双手放在恰当位置，这样我的肘部就向两边伸出来了。“人们离你太近的时候，你就戳他们。”她告诉我，说完昂起头，为自己的胆量得意地笑了。这个把戏在她那儿很管用，但是我怀疑这与手臂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给她让路完全是她身上所散发的魅力和香水的功劳。那时候，我才五岁，头还来不及来来往往的一般通勤族的腰部高。因此，没有人给我让路，我只得在后面努力地跟上，我的脸因为恐慌而变得通红，受伤的手肘还不时受到摩擦。

在北京，我妈妈的那套人群驯服把戏还是没起到作用。在成群结队的快乐迎宾人员的推来搡去之中，我看着伯纳德像一个边跳边往后退的伦巴舞者那样旋转着臀部穿过人群。他很确信已为我打通了一条通道，帮助我向前进，所以他甚至都没向后瞅一眼。结果，我被他落得越来越远了。

为防止我随身带的包从肩上滑落，我缩紧脖子来固定住带子。但由于我的脖子在飞机上已经以奇怪的角度极不舒服地歪着待了连续十四小时，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保持那样一个姿势了。装满了地图、充电器、一些我最喜欢的柠檬口味的 Luna 巧克力棒和一块 RadioShack 备用电池组的包，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我停下来重新调整，抬头时刚好看到伯纳德正闪进一辆小出租车。当我弯腰进到车里坐到他旁边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不成样子了。但是我很快乐，准备好在这个安全而又令人遗憾的临时移动庇护所里松一口气了。